

必须做饭到我要做饭

◎辽溪

网上买的小柜子到货了，我心爱的餐具、小物件终于有了好归宿。看着它们舒适地待在那里，心里不由自主地谋划着今天的晚餐，什么颜色的蔬菜该用哪款餐具来配。

我时常往家里添置物品，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多了一件物品那么简单，在我看来意味着我的生活因此多了维度与层次。爱人曾经很不解，说我乱买东西，但是见我因此更加细致地生活、更加努力建构一个良好运转的日常以后，就笑而不语了。

小柜子的到来促使我重新安排家居布置。那个小巧的圆形木桌拿到阳台，又搬过去两把木椅子，终于实现了在阳台上吃晚餐的愿望。说起吃饭，忽然想起儿子上高中的时候，家长群里极度活跃，越临近高考越热闹，有打听高考信息的、有打听孩子排名的，最多的是妈妈们晒精心制作的高考生营养美食。我也时常晒一下，但又忍不住吐槽：什么时候能不用挖空心思做饭就好了，等儿子上了大学，做饭、吃饭从

简！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妈妈们感慨万千——这三年好像把一辈子的饭都做完了似的，特别是那些厨艺不佳的妈妈们，为了孩子吃上可口的饭菜，有苦练厨艺的、有请做饭阿姨的、有去饭店订餐的……那时我住的单元里，3家有高考生，前楼还有两家，电梯里常常遇见大包小裹买菜回来的妈妈，想象着她们让孩子带上的色香味俱全的便当。

如今孩子们各奔前程，奔赴四面八方去求学，一个阶段内尘埃落定，家长群里悄无声息了。我只是好奇，妈妈们都在吃什么？我也一度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做饭了，简简单单地煮个面果腹就好，但并没有。每天下班路上就开始想晚餐吃什么，即使是简简单单的一碗面，也要挑浇头，香菇肉末、鸡蛋番茄汁，还是雪菜肉丝？双休日更会耐心熬一锅靓汤，花时间制作山楂酱，然后为了山楂酱赶紧去楼下小超市买吐司。曾经那个咬牙切齿地发誓不做饭的我哪去了？

当初做饭以孩子为主的时候，关注的是营养搭配、新鲜可口，并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，着实不易，令我

这个笨厨娘心力交瘁。孩子离家上学，生活又回归到“一屋二人三餐四季”的节奏，当做饭不再是责任、不再是任务时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无压力的心瞬间无比轻松，慢慢地它居然成了我纯粹的爱好，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与做饭带来的愉悦感相比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，并在其中逐渐发现烹饪美学对生活的意义。

美食能代替言语表达情感，追求色香味俱全的菜品、精心选择的盛放餐具、吃饭的礼仪和仪式感，慢慢地借此形成新的生活态度。我端着青花瓷的碗，举着一箸菜，对我爱的人说“多吃点”，亲切自然，是不是远比那句“我爱你”更适合中国人？而他亦从陶瓦罐里舀出一勺汤，递给我：“你今天熬的汤很好喝，再喝点。”如水流年里，寻常的诗意与无声光影的温暖，令眼前这个世界奇幻又美好！

当初是“要做饭”，而现在是“爱做饭”。人活一世，活的是一饭一蔬、是当下和远方，也活的是自爱和爱人。烟火温暖了日常，心便舒展起来，顺便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，我想，这样的人生，就很好。

地生姜

◎陆遥

地生姜形状似生姜，也有人称其为外国芋艿。因产地来自北美，所以又管它叫洋姜或鬼子姜。地生姜生命力极强，只要有土壤，它就会生长。

我对于地生姜可谓是情有独钟。48年前，在上海工作的父亲撒手人寰，体弱多病的母亲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，带着我们在海门艰难度日。记得小学一年级时的初冬，因为没鞋，我赤脚回到家里，又冷又饿，突然闻到一股馥郁的香味。我嗅着鼻子来到灶屋，意外发现灶边有两碗热气腾腾、形状像芋头片的菜肴，香气扑鼻。母亲脸上泛起了久违的笑容，说这是从外婆家挖来的地生姜，夹了一块薄片送进我嘴里。那东西口感嫩脆，微苦中夹有一丝甜，在舌尖弥漫开来，太好吃了！我边嘟囔着，边将一碗撒着葱花的地生姜来了个风卷残云。那以后，贤惠的母亲在沟边隙地种了地生姜。

每年的春天，一株株紧挨在一起的地生姜苗破土而出。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春雨的滋润，地生姜秆“噌噌”地往上蹿。到了夏天，亭亭玉立的青秆顶上开出了一朵朵金黄的花朵，散发出的一缕缕淡淡馨香在我闻来，足以跟那些雍容华贵的名花媲美。当一朵朵黄花渐渐消失时，便迎来了地生姜收获的季节。那一块块色泽暗红、疙里疙瘩的地生姜被我们装进竹篮拎回家去。洗净后的地生姜被母亲变着戏法似的用各种方式做给我们吃；吃不掉的，腌成咸姜，成为冬天没有蔬菜时最佳的下饭菜。

地生姜有个特点，只要种下一株，来年就是一片；哪怕头年挖得再干净，地里留下的茎干，来年也会春风吹又生，长得层层叠叠、伸向远方。那时我们那边几乎家家种地生姜，靠着它，农家人成功度过饥荒、度过青黄不接。

地生姜还是一味中药，味甘、凉，入肝经，有疏肝清热、明目益睛之功，适用于眼目干涩、目赤肿痛等。从中提取的菊芋低聚果糖被誉为是21世纪的人体卫士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和物质水平的提高，现在农家餐桌上各种美食应有尽有，在农村也看不到昔日金花怒放、随风摇曳成片的地生姜了。两年前在一次和朋友聚餐时，我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稀罕物——一盆腌制过的地生姜片，让我迫不及待尝鲜解馋。那个香、那个脆，弥漫在唇齿间，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。

妻子听说后，特意从娘家挖来几株地生姜秧苗，栽种在老宅的小桥边。去年初冬，收获形状各异、大大小小的地生姜足足两大桶。吃不了的除送人外，妻子还腌制了一小缸。她在装满姜的坛子里倒上一瓶高度白酒和一瓶鲜酱油后，封紧坛口。过上一月开坛时，奇香四溢。

地生姜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。它将丰硕的果实奉献给了人类，自己只留下些许茎干，经过风霜雪雨的搏击后，等和煦的春风吹拂时，它们又将破土而出，再次绽放生命之花。

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

买张年票爬五山

◎丁维香

年初在手机上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张狼山森林公园的年票。朋友说，从海安大老远地跑去爬狼山，油钱、过路费算下来不止门票钱；再说，偶尔玩一次新鲜，次数多了就感到没啥意思了。我不以为然，一张年票可以玩狼山、军山、剑山和啬园，而且无限次，太合算了。爬山既可以欣赏美景，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，一举多得，何乐不为。这一爬，就从春爬到了冬。

狼山是以前就去过多次的，节假日或是外地亲友来南通，去狼山游玩是保留节目。但是，几乎每一次登狼山都会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感受，风景是越来越美，真是百看不厌。年票买好，首先要去的当然还是狼山。缆车是不考虑的，爬山的乐趣就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。这几年腿关节有些不太好，身手也不那么矫

健了，但还不至于体力不支。爬爬歇歇，走走停停，正好可以一路走一路看风景，“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

因为疫情，旅游景点一度暂停开放。本以为年票要缩水，一看手机上的通告，哈，日期顺延，今年错过的明年补上。

疫情缓解重新开放后，迫不及待地去爬军山和剑山。说实话，早年是听说南通有“五山”，但是其他四山好像只在传说中，虽闻其名却从未见过庐山真面目。老实说，去之前也是不抱太大希望的，一个土堆？一片荒野？没想到，这不见不知道，一见吓一跳，不是惊吓是惊喜，大大的惊喜！可以说军山和剑山之美不亚于狼山，相见恨晚。

今夏天气特别的炎热，气温高，可我爬山的热情更高。而且到山上还能避暑呢，山外骄阳似火，山中别有洞天。树高林密，浓荫匝地；微风阵阵，鸟鸣山幽——真如置身世

外桃源一般，心旷神怡！就是热也不怕，爬山就是来出力流汗的。我特别爱出汗，走不了几步就汗流浃背的。和我同去的姐姐奇怪她也一样爬山，怎么不出汗，姨侄笑道：“姨比你多背30斤肉，自然要吃力得多。”哈，这讨厌的30斤，下决心争取甩掉10斤，爬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爬山还收获了意料之外的乐趣。在山上邂逅了可爱的野猫。虽是野猫却一点也不“野”，对人非常友好，很温顺。我是个喜欢小动物的人，初见它们时很担心这些小东西，没家没舍、缺吃少喝的，好可怜！其实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原来它们是游客的“团宠”呢。在军山顶普陀别院前的空地上，好几个小孩子把自己的零食拿出来和猫分享，姐姐的小孙女朵朵跟每只猫都很熟悉，看得出来已经来喂过多次了。

朋友打电话问：“在哪儿呢？”常答：“在爬山。”哈，爬出瘾来了。